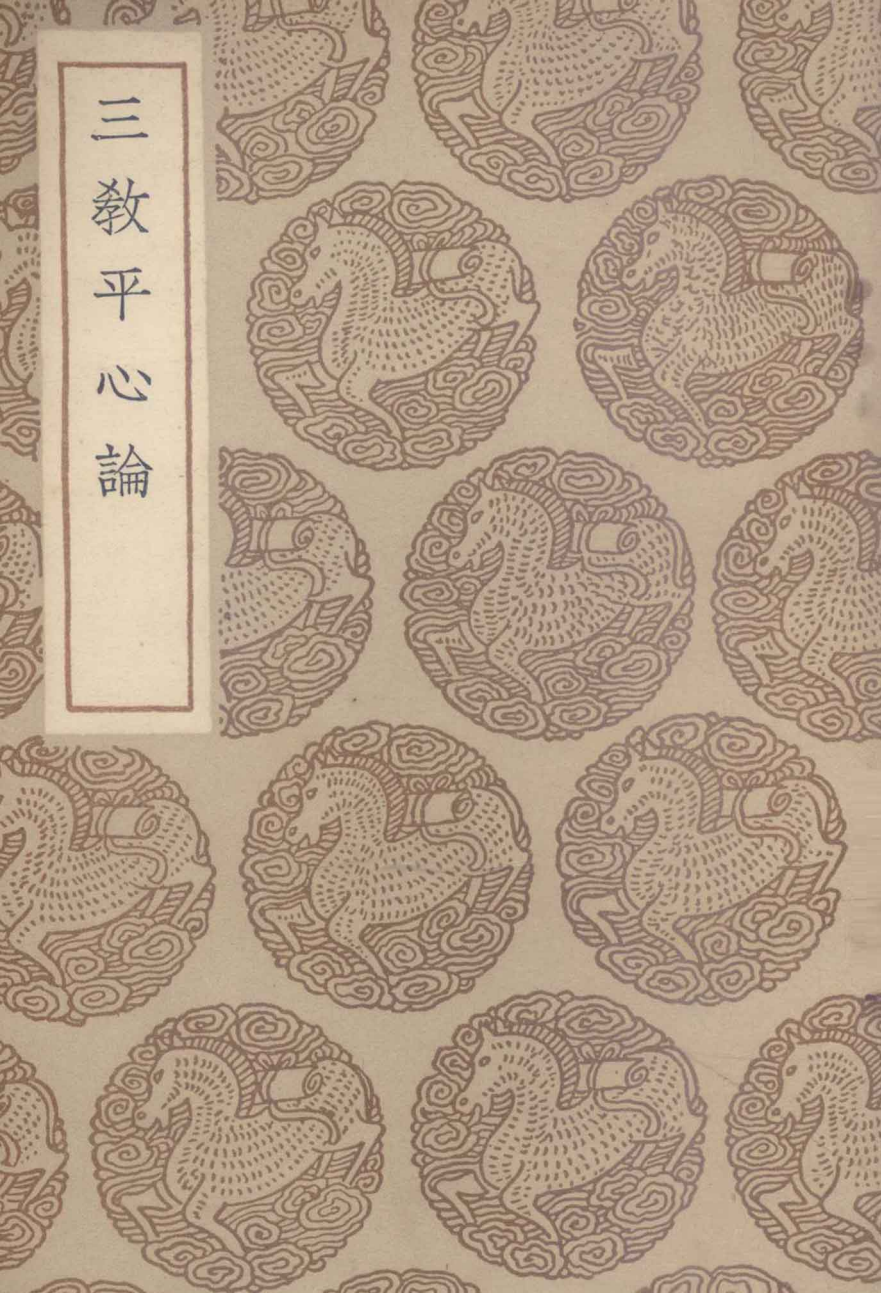


三教平心論





三教平心論

劉謚撰

雍正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奉上諭。朕惟三教之覺民於海內也。理同出於一原。道並行而不悖。人惟不能豁然貫通。於是人各異心。心各異見。慕道者謂佛不如道之尊。向佛者謂道不如佛之大。而儒者又兼闢二氏。以爲異端。懷挾私心。紛爭角勝。而不相下。朕以持三教之論。亦惟得其平而已矣。能得其平。則外略形迹之異。內證性理之同。而知三教初無異旨。無非欲人同歸於善。夫佛氏之五戒十善。導人於善也。吾儒之五常百行。誘掖獎勸。有一不引人爲善者哉。昔宋文帝問侍中何尚之曰。六經本是濟俗。若性靈真要。則以佛經爲指南。如率土之民。皆淳此化。則吾坐致太平矣。何尚之對曰。百家之鄉。十人持五戒。則十人淳謹。千室之邑。百人持十善。則百人和睦。持此風教。以周寰區。則編戶億千。仁人百萬。而能行一善。則去一惡。去一惡。則息一刑。一刑息於家。萬刑息於國。洵乎可以垂拱坐致太平矣。斯言也。蓋以勸善者治天下之要道也。而佛教之化貪吝。誘賢良。其旨亦本於此。苟信而從之。洵可以型方訓俗。而爲致君澤民之大助。其任意詆毀。妄捏爲楊墨之道之論者。皆未見顏色。失平之警說也。朕居藩邸。留心內典。於性宗之學。實深領悟。御極以後。宵旰靡遑。且恐啓天下以崇尚釋教之疑。是以未嘗形之談論。欲俟庶政漸理。始舉三教合一之旨。提撕警覺。以明互相詆毀者之非。今逾十年矣。聽政餘暇。偶將朕之所見。並昔人論說數條。舉以示天下之學道者。古人有曰。周孔六經之訓。忠孝履其端。李老二篇之言。道德創其首。瞿曇三藏之文。慈悲爲其本。事跡雖異。理數不殊。皆可崇可慕者。又有曰。儒以正設教。道以尊設教。佛以大設教。觀其好生惡殺。則同一仁也。視人猶己。則同一公也。懲忿塞欲。

禁過防非。則同一操修也。又有曰。以佛治心。以道治身。以儒治世。又有曰。佛之言性。與諸書同。聖人同其性。則廣爲道德。人能同誠其心。同齋戒其身。同推德於人。則可以福吾親。可以資吾君之安天下。又有曰。佛之道與王道合。王道者。皇極也。皇極者。中道之謂也。佛之道亦曰中道。不偏不邪。其旨相同。又有曰。佛教之設。使人棄華而就實。背偏而歸善。由力行而造於安行。由自利而至於利彼。其爲生民之所依歸者。無以加矣。又有曰。人謂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。不思釋氏之六波羅蜜。由禪定而到彼岸。豈非下學上達之旨乎。又有曰。天下無二道。聖人無兩心。蓋道者。先天地而生。亘古今而常存。聖人得道之真。以治身。以其緒餘。土直治天下國家。豈不大哉。故聖人或生於中國。或生於西方。或生於東夷。西夷。生雖殊方。而其得道之真。若合符契。未始殊也。以上數條。皆於聖賢之理。同流共貫。未見其爲謬異也。三教雖各具治心治身治世之道。然各有所專。其各有所長。各有不及處。亦顯而易見。實缺一不可者。夫習釋道之學。雖有偏有正。而習儒者之學。亦有真有僞。卽如釋中以狂空欺世。道中以邪術愚人。是固釋道之罪人也。亦如儒中博覽詩書。高談仁義。而躬蹈亂臣賊子之行者。謂非名教之罪人乎。若掩人之長。而斥其短。隱己之短。而誇其長。互相肆口詆排者。皆私詐小人形態。非仁人君子懷德抱道之所爲。亦徒見其不自量耳。數年來。有請嚴禁私自剃度者。有請將寺觀改爲書院者。有縣令無故毀廟逐僧者。甚至有請僧尼悉行配合夫婦。可廣增人丁者。悖理妄言。惑亂國是不思。鰥寡孤獨。爲國家之所矜恤。彼旣立愿出家。其意亦爲國家蒼生修福田耳。乃無故強令配合。以拂其性。豈仁君治天

下者之所忍爲乎。因皆下愚小輩。朕亦未窮治其妄誕之罪。至於品類不齊。其中違理犯科者。朝廷原有懲創之條。而其清修苦行精戒明宗者。則爲之護持。其邪說外道。則嚴加懲治。如道忤行峯之紀載。謬妄法藏弘忍之魔說猖狂。朕悉降旨指摘。決不令混冒正法。以致真僞罔辨也。朕於三教同原之理。探溯淵源。公其心而平其論。令天下臣庶佛仙弟子。有各挾私心。各執己見。意存偏向。理失平衡者。夢覺醉醒焉。故委曲宣示。以開愚昧。凡有地方責任之文武大臣官員。當誠是朕旨。加意護持。出家修行人。以成大公同善之治。特諭。

三教平心論序

三光麗天。亘萬古而長耀。百川到海。同一味以亡名。三教之興。其來尚矣。並行於世。化成天下。以迹議之。而未始不異。以理推之。而未始不同。一而三。三而一。不可得而親疏焉。孤山圓法師曰。三教如鼎。缺一不可。誠古今之確論也。嗟乎。執迹迷理者。互相排斥。致使先聖無爲之道。翻成紛諍之端。良可歎也。比觀靜齋學士所著一理論。言簡理詳。盡善盡美。窮儒道之淵源。啓釋門之玄闕。辯析疑惑。決擇是非。未嘗不出於公論。譬猶星之在稱。輕重無差。鏡之當臺。妍醜難隱。斯論之作。良有以矣。通城實堂居士吳鼎來。智識超邁。黨與至公。點與出史記。謂言意相合而與之友善也。命工繡梓。以廣其傳。欲使覽者如白居易。張商英等。唐宋諸賢。察其至理。直趣真際。同脫塵累。豈小補哉。時龍集甲子秋七月上日謹序。

三教平心論卷上

靜齋學士劉謐撰

嘗觀中國之有三教也。自伏羲氏畫八卦。而儒教始於此。自老子著道德經。而道教始於此。自漢明帝夢金人。而佛教始於此。此中國有三教之序也。大抵儒以正設教。道以尊設教。佛以大設教。觀其好生惡殺。則同一仁也。視人猶己。則同一公也。懲忿窒慾。禁過防非。則同一操修也。雷霆衆賅。日月羣盲。則同一風化也。由羸迹而論。則天下之理。不過善惡二塗。而三教之意。無非欲人之歸于善耳。故孝宗皇帝製原道辯曰。以佛治心。以道治身。以儒治世。誠知心也。身也。世也。不容有一之不治。則三教豈容有一之不立。無盡居士作護法論曰。儒療皮膚。道療血脈。佛療骨髓。誠知皮膚也。血脈也。骨髓也。不容有一之不療也。如是則三教豈容有一之不行焉。

儒教在中國。使綱常以正。人倫以明。禮樂刑政。四達不悖。天地萬物。以位以育。其有功於天下也大矣。故秦皇欲去儒。而儒終不可去。

道教在中國。使人清虛以自守。卑弱以自持。一洗紛紜膠轕之習。而歸於靜默無爲之境。其有裨於世教也至矣。故梁武帝欲除道。而道終不可除。

佛教在中國。使人棄華而就實。背僞而歸真。由力行而造於安行。由自利而至於利彼。其爲生民之所依歸者。無以加矣。故三武之君欲滅佛。而佛終不可滅。

隋李士謙之論三教也。謂佛日也。道月也。儒五星也。豈非三光在天。缺一不可。而三教在世。亦缺一不可。雖其優劣不同。要不容於偏廢歟。然而人有異心。心有異見。慕道者謂佛不如道之尊。向佛者謂道不如佛之大。儒家以正自處。又兼斥道。佛以爲異端。是是非非。紛然淆亂。蓋千百年于此矣。吾將明而辨之。竊以爲不可以私心論。不可以愛憎之心論。惟平其心念。究其極巧。則可以渙然冰釋也。蓋極功者。收因結果處也。天下事事物物。皆有極功。沾體塗足。耕者之事也。至於倉廩充實。則耕者之極功也。草行露宿。商者之事也。至於黃金滿籩。則商者之極功也。惟三教亦然。儒有儒之極功。道有道之極功。佛有佛之極功。由其極功。觀其優劣。則有不待辨而明者。自今觀之。儒家之教。自一身而一家。自一家而一國。自一國而放諸四海。彌滿六合。可謂守約而施博矣。若夫四海六合之外。則何如哉。其說曰。東漸西被。訖於四海。是極遠不過至四海。訖則止於此。而更無去處矣。是儒家之教然也。故學儒者。存心養性。蹈仁履義。粹然爲備道全美之士。而見諸設施。措諸事業。可以致君。可以澤民。可以安國家。而立社稷。可以扶世教。而致太平。功成身老。名在青史。儒之極功如此而已。曾子曰。死而後已。不亦遠乎。蓋至於死則極矣。道家之教。自吾身而通乎幽冥。自人間而超乎天上。自山林巖穴。而至於渺渺大羅。巍巍金闕。可謂超凡而入聖者。若夫天地造化之外。則何如哉。其說曰。大周天界。細入微塵。是極大不過周天界。界則限於此。而外此者。非所與知矣。是道家之教然也。故學道者。精神專一。動合無形。翹然於清淨寡欲之境。而吐故納新。積行累行。可以尸解。可以飛昇。可以役鬼神。而召風雨。可以贊造化。而立玄功。壽量無窮。快樂自在。

道之極功。如此而已。黃庭經云。長生久視。乃飛去。蓋至長生則極矣。

佛家之教。一佛出現。則以三千大千世界爲報剎。姑以一世界言之。一世界之中。有須彌山。從大海峙出。於九霄之上。日月循環乎山之腰。而分晝夜。須彌四面爲四洲。東曰弗于逮。西曰瞿耶尼。南曰閻浮提。北曰鬱單越。四大洲之中。各有三千洲。今此之世界。則閻浮提也。今此之中華。則南洲三千洲中之一洲也。釋迦下生於天竺。乃南洲之正中。也。須彌四旁。上臨日月之處。謂之帝釋天。又上於虛空之中。朗然而住。雲層四重天。總名欲界。又上雲層十八重天。總名色界。又上空層四重天。總名無色界。如是三界中諸衆生輩。有生老病死。是爲一世界也。如此一千世界。謂之小千。如此一千小千世界。謂之中千。卽百萬也。如此一千中千世界。謂之大千。卽百億也。以三次言千。故云三千大千。其實一大千爾。一大千之中。有百億須彌山。百億日月。百億四天下。如小錢一百萬貫。每一界置一錢。盡此一百萬貫。方爲大千世界。此一佛報剎也。一佛出現。則百億世界中有百億身同時出現。故梵網經曰。一華百億國。一國一釋迦。各坐菩提樹。一樹成佛道。如是千百億盧舍那本身。千百億釋迦。各接微塵衆。是之謂千百億化身也。以千百億化身。而化度千百億世界。其中胎卵溼化。無足二足。四足多足。有色無色。有想無想。乃至非想非非想。皆令得度。是佛家之教然也。故學佛者。識五蘊之皆空。澄六根之清淨。遠離十惡。修行十善。觀四念處。行四正勤。除六十二見。而邪僞無所容。斷九十八使。而煩惱莫能亂。三千威儀。八萬細行。無不謹守。四無量心。六波羅密。常用熏修。其間爲法忘軀。則如割皮刺血書經。斷臂投身參請。而不怯不疑。爲物忘己。則如忍苦。

割肉餒鷹。捨命將身飼虎。而不怖不畏。錢財珍寶。國城妻子。棄之如弊屣。支節手足。頭目髓腦。捨之如遺脫。從生至生。經百千萬億生。而此心不退轉也。從劫至劫。經百千萬劫。而此心愈精進也。由是三祇果滿。萬德功圓。離四句。四句者。謂諸法不自生。亦不從他生。不共不無因。是故說無生。絕百非。通達無量無邊法門。善人無量無邊。三昧成就。五根五力具足。三達三明。圓顯四智三身。超證六通。五眼得四無礙辯。而演說無窮。入四如意分。而神通自在。八勝處。八解脫。常得現前。四無畏。四攝法。受用無盡。八聖道支。十八不共法。不與三乘同等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微妙法身。過去塵沙劫。未來塵沙劫。無不洞見。現在塵沙界。衆生塵沙心。無不了知。圓明十號之尊。超出三界之上。是爲一切種智。是天中之天。是爲無上法王。是爲正等正覺。超諸方便。成十力。還度法界。諸有情。佛之極功。如此而已。法華經云。如來爲一大事因緣。故出現於世。普欲令衆生。皆共成此道。蓋其大願大力。誓與一切含靈。皆證無上涅槃妙果者也。是故辨三教者。不可以私心論。不可以愛憎之心論。惟平其心念。究其極功。則知世之學儒者。到收因結果處。不過垂功名也。世之學道者。到收因結果處。不過得長生也。世之學佛者。到收因結果處。可以斷滅生死。究竟涅槃。普度衆生。俱成正覺也。其優劣豈不顯然可見哉。故嘗試譬之。儒教之所行者。中國也。道教之所行者。天上人間也。佛教之所行者。盡虛空徧法界也。儒猶治一家。威令行於藩牆之內。若夫藩牆之外。則不可得而號召也。道猶宰一邑。政教及於四境之中。若夫四境之外。則不可得而控制也。佛猶奄有四海。爲天下君。溥天率土。莫非臣民。禮樂政伐。悉自我出也。此三教廣狹之辨也。學儒者死而後已。蓋百年間。

事也。學道者務求長生。蓋千萬年也。學佛者欲斷生死。湛然常住。蓋經歷塵沙劫數。無有窮盡也。儒猶一盞之燈。光照一夕。鐘鳴漏盡。則油竭燈滅也。道猶阿闍世王。作百歲燈。照佛舍利。經百歲已。其燈乃滅也。佛猶皎日照耀。萬古常明。西沒東升。循環不息也。此三教久近之辨也。

以是知有世間法。有出世間法。儒道二教。世間法也。佛教則始於世間法。而終之以出世間法也。何以謂之世間哉。華嚴經曰。有天世間。有人世間。有餓魔王世間。是三界之內。皆謂之世間也。有法於此。使人周迴生死。循環無已。不出乎三界之內者。謂之世間法。一真覺性。含裹十方。非三界之所能繫者。謂之出世間法。佛以五乘設教。前之二乘曰人乘。天乘者。世間法也。後之三乘曰聲聞。緣覺。菩薩乘者。出世間法也。人乘者。五戒之謂也。一曰不殺。謂當愛生。不可以輒暴一物。不止不食其肉也。二曰不盜。謂非義不取。不止不攘他物也。三曰不邪淫。謂不亂非其匹偶也。四曰不妄語。謂不以言欺人。五曰不飲酒。謂不以醉亂其修心。持此五者。資之所以爲人也。儒家之五常。卽是其意也。

天乘者。十善之謂也。一不殺。二不盜。三不邪淫。四不妄語。是四者其義與五戒同。五曰不綺語。謂不爲飾。非言。六曰不兩舌。謂語人不背面。七曰不惡口。謂不罵。亦曰不道不義。八曰不嫉。謂無妒忌。九曰不恚。謂不以忿恨於心。十曰不癡。謂不昧其善惡。兼修十善者。報之所以生天也。道家之九真妙戒。卽是其意也。人乘所以種人之因。天乘可以獲天之果。世間之法。蓋在於此。是三教之所均得也。若夫後之三乘者。蓋導其徒超然而出世者也。使其善惡兩忘。直趣乎真際。神而通之。世不可得而窺者也。

或者徒見公孫弘之曲學阿世。祝欽明之五經掃地。揚子雲明太玄之妙。而諂事漢公。許敬宗知帝丘之義。而失身女主。是皆自儒家出也。鼠道士以子夜術欺東坡。林靈素以神霄夢惑徽廟。天上神仙鄭化基。而實一庸流。地下神仙何得一。而實一凡庶。是皆自道家出也。胡僧呪術不能殺傅奕。石佛現光不能欺程顥。佛齒靈矣。而碎於傅奕之羊角。佛牙神矣。而壞於趙鳳之斧鉞。是皆自佛家出也。疊而觀之。則三教之在中國。皆未能粹然一出於正。尙何區區於優劣之辨哉。抑不思吾之所論者。儒也。道也。佛也。儒以剛大正直。教人爲儒。而所行多叛道者。是皆儒家之罪人也。道以清淨無爲。教人奉道。而甘心於邪術者。是皆道家之罪人也。佛以好生爲心。不許以人足踐生草。而謂其說呪語以殺人。可乎。佛以無相爲宗。不可以身相見如來。而謂其憑頑石以惑衆。可乎。齒而可碎。石而非齒也。牙而可壞。僞而非真也。凡假托教門。造妖設僞者。皆是佛家之罪人也。庸可執是以議三教哉。

或者又徒見道家有化胡經。謂釋迦文殊乃老子尹喜所化也。佛家有破邪論。謂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孔子。乃儒童菩薩。顏回乃光淨菩薩。老子乃摩訶迦葉也。審如此。則三教優劣。豈易以立談叛哉。殊不知二書之作。各欲尊己而抑彼。遂至於駕空而失實。

王浮作化胡經。稱老子尹喜欲化胡成佛。遂變身爲釋迦文殊。而後胡人受化也。抑不思佛生之年。周昭王二十四年也。佛滅之年。周穆王五十二年也。佛滅後三百四十二年。至定王時。老子始生於楚卮縣。爲周柱下吏。過函谷關。見尹喜時。佛已示滅四百餘歲。以後世之道。而變身爲上世之佛。是乃道不足以化

胡必假佛以化胡也。隋僕射楊素曰：聞老君化胡，胡人不受，乃與尹喜變身作佛，胡人方受。審爾則老君不能化胡，胡人奉佛有素明矣。素又常謂道流曰：老子何不化胡爲道，安用化胡爲佛？豈非道化不及佛化乎？是浮之說，欲以卑佛而不料其適以尊佛也。法琳作破邪論，大略謂佛教徹萬法之原，而孔老特域中之治，謂可以闢邪說，覺愚冥也。抑不思孔顏決非菩薩，老子決非迦葉，欲正彼誣，豈可自出於誣哉？故謂孔顏爲菩薩，猶未爲太失也。至於指老子爲迦葉，則大謬矣。迦葉得教之別傳，繼釋迦而作祖，當時最上一乘，不可言傳之妙。人天百萬，昔皆罔措，而惟迦葉得之。老子豈迦葉變化哉？故迦葉付法於阿難，卽入定於雞足山，以伺慈氏下生。慈氏未生，其定未出，是迦葉之肉身，今猶在定也。其不出而爲老子也明矣。若以迦葉爲老子，則老子乃宗之祖師也，不亦謬之甚乎？是琳之說，將以卑道而不料其適以尊道也。杜撰之言，矯誣已甚，識者奚取哉？

或者又徒見元城先生之言曰：孔子與佛之言，相爲終始。孔佛本一，但門庭施設不同，是儒釋二教，未嘗不合也。圭堂居士之言曰：佛者性之極，道者命之極，兩教對立而交攝，則先天性命之妙始全。是釋道二教，未嘗不同也。傅大士之詩曰：道冠儒履，佛袈裟和會，三家作一家。是三教未嘗不合爲一也。今獨僞佛教而劣儒道，豈前賢之意哉？殊不知前賢之言，前賢之方便耳。

蓋儒家得時行道，任職居官，權衡予奪，無不出於其手。吾若尊佛教而卑儒教，則彼必仗儒教而抑佛教。武宗相李德裕，而毀招提蘭若，四萬餘區，誰實致之。道家道其所道，德其所德，措心積慮，不使人得而軋。

己者。吾若尊佛教而藐道教。則彼必尊道教而黜佛教。崔浩信寇謙之。而悉誅沙門。毀諸經像。誰實召之。故莫若以方便之心。爲方便之說。謂佛教與儒教合。則庶不激儒教之怒。謂佛教與道教同。則庶不啓道教之爭。謂三教可合而爲一。則若儒若道。皆可誘而進之於佛。故曰。前賢之言。前賢之方便也。而世之好議論者。心心有主。喙喙爭鳴。劣儒者議儒。劣道者議道。劣佛者議佛。三教雖不同。而涉議論則一。吾將平其心以評之。竊以爲議之當其罪。則彼說不容於不屈。議之失其實。則己說有時而自屈。是非得失。至理而止。天下後世。不可誣也。今取議儒者觀之。司馬遷曰。儒者博而寡要。勞而無功。抑不思一物不知。君子所恥。可謂博矣。而忠恕之道。一以貫之。謂之寡要。可乎。焚膏繼晷。兀兀窮年。可謂勞矣。而修身及家。平均天下。謂之無功。可乎。蓋遷之學。非儒學也。宜其不足以知儒也。程頤儒者也。其論佛也。則以爲邪誕妖異之言。塗生民之耳目。蓋佛之說無涯。而頤之見有限。對醯雞而談浩劫。宜其以邪誕妖異目之也。然頤亦嘗反而思之乎。邪誕妖異。於儒教則有之。易曰。見豕負塗。載鬼一車。詩曰。天命玄鳥。降而生商。史曰。甲申乙酉。魚羊食人。傳曰。齊侯見豕。人立而啼。至于神降于莘。石言于晉。魏顆見老人。狐突遇中生。謂之邪可也。謂之妖可也。謂之異可也。詩曰。帝謂文王。予懷明德。夫天不言也久矣。偶有言焉。人烏得而聞之。今也予懷之語。若見其口耳之相接。不謂之誕可乎。因程頤邪誕妖異之謗。而求儒家邪誕妖異之實。蓋有不可得而掩者。今取議佛者觀之。唐有傅奕者。精術數之書。掌司天之職。前後七上疏。謗毀佛教。時有李師政者。著內德論以辯之。其論曰。傳謂佛法本出於西胡。不應奉之於中國。則不然矣。夫由余出于西戎。輔

秦穆以開霸業。日蟬。生於北狄。侍漢武而除危害。何必取其同俗。而捨其異方乎。夫絕羣之駿。非邑中之產。曠世之珍。非諸華之物。是以漢求西域之名馬。魏收南海之明珠。物生遠域。尙於此而爲珍。道出於遠方。獨奈何而可棄。若藥物出於戎夷。禁呪起於胡越。苟可去病而蠲邪。豈以遠來而不用。夫除八苦。以致常樂。其去病也久矣。滅三毒。以證無爲。其蠲邪也至矣。何待拘遠近而計親疏乎。傳謂詩書所未言。以爲修多羅不足尙。又不然也。且周孔未言之物。蠢蠢無窮。詩書不載之事。茫茫何限。何得拘六經之局教。而持三乘之通旨哉。夫能仁未興於上古。聖人開務於後來。故棟宇易檣巢之居。文字代結繩之制。飲血茹毛之俗。雖先用而非珍。火化粒食之功。雖後作而非弊。豈得以詩書先播而當崇。修多羅晚至而當替哉。傳云。佛是妖魅之氣。寺爲淫邪之祀。其亦不思之甚也。昔自東漢。至於大唐。代代皆禁妖言。處處悉斷邪祀。豈因捨其財力。營魍魅之殿堂。放其士民。入魍魎之徒衆。況宰輔冠蓋。人倫羽儀。王導。庾亮之徒。戴逵。許詢之輩。皆厝心而崇信。竝稟教以皈依。是豈尊妖干魅。以自屈乎。良由觀妙知真。使之然耳。傳云。趙時。梁時。皆有僧反。此又不思之言也。若以昔有反僧。而廢今之法衆。豈得以古有叛臣。而不任今之明士。古有亂民。而不養今之黎庶乎。夫青衿有罪。非尼父之失。阜服爲非。豈釋尊之咎。僧干朝憲。尼犯俗刑。譬誦律而穿窬。如讀禮而僑倨。但應禁非以弘法。不可以人而賤道也。傳云。道人鼻皆是貪逆之惡種。此又不思之言也。夫以捨俗修道。故稱道人。蠕動之物。猶不加害。況爲梟獍之事乎。嫁取之禮。尙捨不爲。況爲禽獸之心乎。何乃引離欲之上人。匹聚塵之下物。毀大慈之善衆。比不祥之惡鳥。以道人爲逆種。以梵行比

獸心。害善亦何甚乎。傳云。西域胡人。因泥而生。是以便事泥瓦。此又不思之言也。且中國之廟。以木爲主。豈可謂制禮君子。皆從木而育乎。親不可忘。故爲之神主。以表罔極之心。佛不可忘。故立其形像。以伸如在之敬。欽聖仰德。何失之有哉。傳云。帝王無佛。則國治年長。後世有佛。則政虐祚短。不思能仁設教。豈圖淫虐之風。菩薩立言。豈弘桀紂之事。羲軒舜禹之德。在六度而包籠。羿浞辛癸之咎。總十惡以防禁。向使桀遵少欲之教。紂順大慈之道。則伊呂無所用其謀。湯武焉得行其計哉。傳云。未有佛之前。人皆淳和。世無篡逆。不思九黎亂德。豈非無佛之年。三苗逆命。非當有佛之後。夏殷之季。何有淳和。春秋之時。豈無篡逆。佛之爲教也。勸臣以忠。勸子以孝。勸國以治。勸家以和。弘善則示天堂之樂。一非則示地獄之苦。乃謂傷和而長亂。不亦誣謗之甚哉。亦何傷於佛日乎。但自淪於苦海耳。夫以傅奕而肆誣謗之言。以師政而著辨惑之論。是非曲直。坦然明甚。萬世之下。可以觀矣。

厥後有韓愈者。其見猶傅奕也。原道佛骨。其作奕之章疏也。奕謗佛於前。卽有師政以辯其惑。愈謗佛於後。曷爲無人以議其非。蓋奕爲太史令。時藝者耳。愈以文章顯。乃儒者也。藝者之言。夫人固得與之辯。是非儒者之論。世俗每不敢以致可否。吾則曰。言之而當理。雖非儒而可遵。言之而涉誣。雖果儒而可辯。愈不明吾道一貫之理。可不明而辯之。使其言之誤。後世乎。愈之言曰。佛者夷狹之一法。彼徒見佛法來自西域。遂從而夷之。殊不知佛生於天竺。而五天竺爲南閩浮提之正中。是佛家固以彼爲中也。後漢書曰。佛道神化。興自身毒。其國則殷乎中。上玉燭和氣。是儒家亦以彼爲中也。由是知此固一中國也。反彼亦

一中國也。而謂之夷可乎。天地之大無窮。盡列子曰。無極復無極。無盡復無盡。是知其無極無盡者。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。阿育王藏如來舍利於閻浮提者八萬四千所。而在今中華者僅一十九所。則中華在閻浮提內。豈不猶稊米之在太倉乎。何以知此果爲中。而彼果非中乎。愈之見。但知四海九州之內爲中國。四海九州之外爲四夷。外此更無去處矣。豈知四夷之外。復有非夷者哉。愈之見。坐井觀天之見也。不然。北史所載大秦國者。去幽州數萬里。而居諸夷之外。其國衣冠禮樂。制度文章。與中華同一般盛。故號曰大秦。而與大漢齒。由是觀之。則四夷之外。固有中國。而漢書以身毒爲中國。信不誣也。井甕不足以語海。固非愈之所能知也。

愈又曰。舜禹在位百年。此時中國無佛。漢明帝時始有佛法。在位纔十八年。殊不知修短之數。係於善惡。而善惡之報。通乎三世。故曰。欲知前世因。今生享者是。欲知後世果。今生作者是。以是知今世之修短。原於前世之善惡。而今世之善惡。又所以基後世之修短。享國之久者。前世之善爲之。運祚之促者。前世之惡爲之也。豈可徒以目前論之。又豈有佛無佛之所至哉。孔子言仁者壽。則是仁者必長年。不仁者必折夭也。然克己復禮。回可謂仁矣。而回反夭。膳人之肝。跖可謂不仁也。而跖反壽。豈可謂孔子之說無驗。而不從其教乎。洪範以皇極五福六極教人。合極則福而壽。反極則禍而凶。短折如漢之文景。最爲有道之主。惟皇作極。二君宜無愧矣。而孝文在位纔二十三載。年止四十七。孝景在位纔十六載。年止四十八。其厯數皆未及一世。其享年皆未及下壽。豈可謂洪範之說誣。而火其書乎。惟證之以因果之說。稽之以三